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落霞孤鶩對鬢霜

周基雲

天色漸晚，西邊的雲霞燒得正旺，紅紫交錯，若織錦鋪展。我獨坐窗前，看那天邊的落霞，竟與孤鶩相映成趣。那鳥兒飛得極慢，翅尖承著暮光，卻又倔強地不肯落下。

人到了某個年紀，便不免要時時對鏡自照。鏡中人，鬢角已染了霜色，眼角爬上了細紋，竟不知是何時悄悄潛入的。記得少時背誦王勃《滕王閣序》，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只覺得文辭華美，意境遼闊，何嘗體味得其中況味？而今再看，竟品出幾分蒼涼來。

人生在世，原不過是一場孤旅。少時意氣，仗劍天涯，豪氣滿懷，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中年奔波，為稻粱謀，為妻孥計，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酸甜苦辣難言說，幾多無奈幾多愁；及至暮年，方知萬事皆結果難料，唯有鬢邊白髮，日增夜長，不與人商，悄然而至。那孤鶩何嘗不是如此？振翅於落霞之間，形單影隻，前不見伴侶，後不見離鳥，只向著渺茫的天際飛去，不知所終。

前日偶遇舊友，談及少年事，皆拊掌大笑。笑罷了，卻又

相對默然。他道：「不過二、三十年光景，怎的人事全非？」我唯有點頭。他兩鬢亦斑白了，眼神不復昔年清澈，倒像是蒙了一層薄霧。想來我在他的眼中，大抵亦是如此。我們說了許多舊事，卻小心避開了那些已經作古的故人。不提，他們便還活著似的。回顧年輕氣盛時光，故交名錄裡不斷增加聯繫人，現在反過來，過段時間就要做刪除：不聯繫了、人已經不在了。就像秋天的樹葉，慢慢凋零而去。

歸家後，獨坐燈下，忽覺人生竟如棋局，走到中場，方知每著一子，皆關成敗。然而，棋可以重擺，人生卻不能回頭。那些錯過的、失去的、遺憾的，都成了鬢上霜，心中結，再也解不開了。

窗外，落霞漸褪，孤鶩早已不見蹤影。天地間只剩下一片蒼茫暮色。我想那鳥兒必是找到了棲息之處，正如我無論如何漂泊，終須有一方歸宿。

人生百代，皆過客也。唯有落霞孤鶩，歲歲相似，相對無言。其實鬢霜是歲月撲上的銀粉，是智慧與風霜共同凝成的徽章。刪繁就簡，順其自然，做好自己，打理餘生，與落霞孤鶩晚風共醉一場。讓餘下的每寸光陰，都染上落霞的暖意，擁有孤鶩的從容，浸透晚風的自由。

秋菊賦

崔守熙

秋菊，恣意燦然，漫山遍野。

秋菊的花朵小巧玲瓏，嬌艷欲滴，是深秋裡最動人的風景。但從不孤芳自賞，枝杈間分繁出無數條枝枝叉叉，每一枝條的頂端和葉腋間，都擠滿一嘟嚕一嘟嚕的花蕾，重重疊疊、密密匝匝，競相開放。你挨著我，我靠著你，好不熱鬧，將黃河堤岸、溝湖畔灘織造成黃燦燦的花海，彷彿一幅絢麗而神奇的織錦鋪向天邊。恰似銀河墜落的人間，金光閃閃，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曉風疏雨初覺寒，霜過枝頭百葉殘。」幾番秋雨過後，曠野早已斂去繁華的綺麗，遺留下一片風的殘骸、雨的劃痕，聲聲大雁的悲鳴從空中跌落，杳然寂滅在南遷的途中。枯草敗葉在晚秋的寂寞裡，顯得更加淒清與孤寂。草叢裡，螞蚱、蟋蟀們，彷彿感觸到濃郁的末日氣息，成群結對地跳躍、低飛著，做著秋末絕望的掙扎。暮歸的牛羊的咩咩咩咩聲，在黃昏的暮色中低回……

草樹枯萎，百花凋零，即使是松柏也黯然，縱然是蘭竹皆失色，唯有菊花，透著野性，凌寒欺霜，以一種傲然的姿態、一種敢於與嚴冬拼一場的氣勢，綻放在天地之間。

最讓人驕傲的是，與生俱來的「自由、灑脫」與頑強不屈的生命力。它不論何地，不擇環境，都會盡情地綻放，毫無保留地散發出它獨特而濃郁的馨香，在這清冷的季節裡絢爛、招展。它那朵朵含苞的花蕾，在這涼冷的氣息中精神起來了，或搖搖的你肩，或推推你的背，彷彿一夜之間被喚醒，睜開清清亮亮的眼睛，再也不肯閉去，笑著，趕著趟的綻放。它把金子般的本色，毫不掩飾地宣洩成河、成瀑，浩浩蕩蕩，綿延千里；又把琥珀般的香氣，毫不吝嗇地瀰散開來，如雲似霧，香飄萬里。不經意間，便能嗅聞到在風中醞釀、升騰的濃的醉人的芳香。若平心靜氣，彷彿從它的香氣中，諦聽到貝多芬的優柔灑脫的鋼琴曲，讓人沉醉其中，難以自拔。

秋天是落寞的季節，卻是菊花的盛大舞台。在萬物衰竭之季，只有菊花不擇環境，徜徉於秋的冷涼與蕭瑟之中，它由最初的幾株，逐漸匯聚成簇，成叢，後來乾脆匍匐成一片。墨綠色的闊葉，如蒼鷹欲飛的羽翼般鋪展開來，簇擁著金黃色的花朵，有乘風凌駕之勢，浮雲輕翔之態。

文藝副刊



海韻

許海羅捐菲 福青商會福利金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總商會/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交流總商會訊：本會常務委員許海羅先生令尊許連煥老先生（原籍石龜許厝），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八分逝世，享壽七十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白馬素車，極盡哀榮。許海羅先生事親至孝，孝思純篤，秉承令先尊生前樂善好施，熱心公益的遺訓，守制期間，悲痛之餘，仍不忘慈善，慨捐本會福利金五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貞勝林晶瑩捐 永春同鄉總會福利

菲律賓永春同鄉總會暨商會訊：本會林財政主任貞勝鄉賢、林總務主任晶瑩鄉賢令祖慈林府李秀鑾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六日凌晨逝世於家鄉泉州永春本宅，享年九十四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其哲嗣幼承庭訓，事親至孝，於守制期間，悲痛之餘，秉承先人之遺訓，特捐本會菲幣貳萬元充為福利基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忱。

林貞勝林晶瑩捐 永春校友會福利

永春縣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會林副理事長貞勝學長、林財務主任晶瑩學長令祖慈，陳文教主任愛珍學姐令家姑、林府

李秀鑾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六日凌晨逝世於家鄉泉州永春本宅，享年九十四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其哲嗣幼承庭訓，事親至孝，於守制期間，悲痛之餘，秉承先人之遺訓，特捐本會菲幣貳萬元充為福利基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忱。

許海羅捐馬尼拉 聯盟國際獅子會福利金

馬尼拉聯盟國際獅子會訊：本會副會長許海羅兄令尊許連煥老先生（原籍石龜許厝），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八分逝世，享壽七十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海羅兄孝思純篤，秉承令尊之遺訓，熱心社會公益，愛護關懷支持本會，者番遭逢此事，化悲痛為義舉，特別捐獻本會菲幣十萬元，充作本會活動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曉鈞獻捐 梧桐同鄉會

旅菲梧桐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曉鈞、曉林鄉賢昆仲令尊秀堯諮詢委員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乙巳八月廿九日九時零九分仙逝於故鄉，享壽九十高齡，軫悼同深。

陳老先生自幼聰明好學，早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一生為國家服務，杏壇

培育英才，同時是家鄉晉江著名的律師。退休後，積極服務家鄉老人協會，曾擔任兩屆老人協會會長，並關心族運，二十年服務於泉州市舜裔宗親聯誼總會。曉鈞、曉林賢昆仲一向熱心社會，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舉，特此申謝！

陳曉鈞捐 羅山中學校友會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本會陳名譽會長曉鈞學長令尊陳秀堯老師（晉江市羅山街道梧桐社區），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日（農歷八月廿九日）上午九時零九分仙逝於故里，在世享壽九十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陳曉鈞學長孝思純篤，秉承令尊之遺訓，猶不忘慈善公益，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郭振群丁母憂

旅菲汾陽郭氏宗親總會訊：本會聯合組主任郭振群宗長令先慈老伯母郭莊懿麗華（原籍晉江龍湖後溪村）亦即儒商郭振選，振偉，振智，振勇，振群，慧娥，慧貞，慧慧，慧瓊，慧瑜，慧環，昆玉令慈，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壽終於計順市St.Luke's醫院享壽閑閑一百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樓下Superior靈堂。爰訂十一月十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陵園之。本會聞耗，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師終事誼，並致花圈，白頭聯，以表哀思，而盡宗誼。

施至堅逝世

菲律賓電器廠聯合會訊：本會理事施至堅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上八時五十七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擇訂於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出殯，荼毗於聖國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派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務希全體理監事踴躍撥冗出席參加祭禮及出殯之日執绋行列。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陳壽建逝世

俞俊

少年人愛春天，因那蓬勃生機暗合著躉長的骨節；青年人愛夏天，因那毫無保留的熱烈恰似燃燒的情感。人過中年，才會真懂得秋天的好。

秋風是一名從容的行者，它不急不徐地吹散雲翳，把天空擦拭得湛青而高遠。空氣裡浮動著桂花的甜、柿子的糯、新收稻穀的質樸芬芳，還有翻曬後乾草堆上陽光的味道，穩穩地沁入心脾。走在鋪滿落葉小徑，腳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像在翻閱一本陳年的書卷，一頁一頁都寫著光陰的故事。俯身拾起一枚，葉片已無春夏時的青澀鮮嫩，時間的畫筆為它塗抹上最飽和的金色。經絡分明的葉脈，如同長者掌心的紋路，這褪去青澀的靜美，有一種「我畫藍江水悠悠，愛晚亭上楓葉愁」的曠達與從容。賈寶玉在大觀園裡見秋花慘淡、雨絲風片，便覺蕭索，心生「秋闌怨女」之悲。可林黛玉卻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一片殘荷，一池靜雨，道盡了蕭疏之美，也成了知音之間心意相通的靈犀之證。

秋天的風總讓人感覺意味深長。濟慈贊秋天是「霧靄的季節，果實圓熟的時令」，是醞釀與收穫的化身。而梭羅獨身一人在瓦爾登湖畔，「在秋日的薄霧中划著小船，與沉思做伴」，他從秋色裡看見了生命的本真與循環。秋風過耳，如同聽到時間的低語，勸我們放下一些執念。你看那高大的喬木，毫不吝嗇地抖落一身的盛裝，就像一隻鳥，不經意間遺落下一片羽毛。姿態輕盈，了無牽掛。

一年來，葉子努力向上，汲取陽光，承受風雨，將蓬勃的生命力灌注到枝幹與果實之中。它們走完了屬於自己的光榮旅程。如今，風來了，便是在提示它們，是時候放下了，回到大地母親的懷抱裡去，為即將來臨的凜冬儲蓄元氣，為來年的新生儲蓄力量。

生活有時像一張被拉得過滿的弓，若不懂得適時卸力，弓弦遲早會斷裂。秋天，正是提醒我們「放下」的季節。讓節奏慢下來，心思靜下來，像一棵樹一樣，安靜地站著，感受風，感受光，傾聽內心的聲音。秋風入懷，帶來的正是這份清涼的通透。

所以，不要辜負了這陣風。當它拂過你的臉龐，要去體會那份清醒與鎮定。風裡有收穫的喜悅，也沉澱著歲月的哲思，更湧動著對生命深沉的審視與愛。

推開窗，讓秋風吹進來吧，在這澄明開闊的季節裡，尋得內心的安寧與豐盈。

訃告

陳壽建

（石獅市大嵩后塘）

逝世於十一月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 燮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時

王林忍治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102號靈堂（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

擇訂十一月七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出殯

（石獅市曾坑鄉坑前村-金曾）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 燮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時

施至堅

（石獅市曾坑鄉坑前村-金曾）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 燮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時

盧天國（石獅市錦尚鎮廬厝西坑）

逝世於十月卅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懷恩殯儀館

（COSPOLITAN M. CHAPEL）

LOYALTY CHAPEL

出殯於十一月五日上午八時半